

老林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,背景满框欧风:狭窄街角,铁艺栏杆,爬有常春藤的老墙,一盏昏黄壁灯。正诧异他不辞而别的远行,看见下面的一行字:“假装在塞纳河左岸。”“假装在……”套路看多了,唯有这张视角独特,构图逼真,如果老林不自揭“假装”,任谁都深信不疑,一时获赞满屏。

带有自嘲的“假装”是朋友圈的一味笑料,机灵、轻巧、俏皮。其实在这集体游戏之外,“假装”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。诸事缠身、疲惫郁闷的一天结束后,你回家在推门前先深吸一口气,假装一切都好;你坐在会议室听一场乏味的报告,却强打精神,假装听得津津有味;面对朋友带有挑衅的话语,你微微一笑,假装不在意……这样的“假装”,潜意识里是在为自己设定人生态度,也是不让生活失序的一条防御性路径。

“假装”演绎了不少千古传奇。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前,假装年老体衰,在曹爽的耳目面前喝粥流涎,手抖衣落,让对手卸下戒心,最终站上权力之巅,这属权谋之诈。魏晋时期的名士们,以“假装”对抗时代的荒漠,阮籍丧母违背礼法,假装若无其事地饮酒啖肉,私下吐血数升;刘伶“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锺而随之,谓曰:‘死便埋我。’”假装不在乎生死,实则是对生命意义的极度渴求,这是风骨之傲。还有“萧翼赚兰亭”的精心计策,唐太宗渴慕《兰亭序》真迹而不可得,萧翼假装落魄书生,与辩才推杯换盏,谈文论艺,终于拿到深藏梁上的墨宝献于太宗,这为局中之局。三十六计中,围魏救赵、声东击西、暗度陈仓、假痴不癫……无一不是在“假装”的掩护下,完成了对真实的重新建构。

正如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在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中所说:社会如同剧场,适度表演是角色扮演的必需。但“假装”是有边界的。我们可以对尴尬若罔闻,对纷争熟视无睹,而瞒天过海,东奔西驰,则是对真实与信任的蓄意破坏。时下此类并不鲜见:有的在墙角搭一布景,假装“厂家直供”,利用“源头”概念,售卖残次库存;有的假装

十七岁那年,总以为远方是唯一的答案,却不知命运早已在离家的汽笛声里,埋下了归途的伏笔。那时的我,尚未成年,没有身份证,又执拗地不肯拆开母亲细密缝进我衣襟里的录取通知书给旅馆查验,竟在桥洞下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夜。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,我从绍兴农村奔赴繁华的广州,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校门。时光飞逝,世事变迁,当年要辗转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,如今已被两小时的航程悄然取代。时代的风,就这样吹短了回家的路,可流逝的时光,却终究一去不返。

重覆故土,我笑着用乡音婉拒了街边导游热情的招呼。墙隅新生的青草探着嫩尖,似是好奇地打量着我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容颜。唯有脚下那方承载了几百年岁月的青石路,每一步踏上去,都似有慈祥的回响,仿佛正透过我的身体,辨认着我身上流淌的、属于几代人的熟悉旧影。而我的父亲——给了我相似眉眼、也赋予我铮铮铁骨的男人,已在病床上躺了近四年。推开家门,院子里那架生锈的秋千发出吱呀

「假装在……」

肖振华

医院陪诊人员,接近独居老人,以“关心”为名获取信任,诱导投资虚假养老项目;更有甚者,通过AI换脸、变声技术,假装成亲友视频通话,实施精准诈骗,“假装”演变成“伪装”,则坠入了道德低谷甚至违法境地。

有趣的是,在硅谷有一种“假装”文化,大概意思是假装成功,那么你就真的成功了。这句话起源于心理学中的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,通过模仿成功者的举止、穿着或术语来增强自信,逐步内化相应能力。深圳卫视的一次知识竞赛晚上,有钢琴老师表演了一个节目:如果你从来没有碰过钢琴,也不懂五线谱,她可以一分钟教会你弹钢琴。现场真的让一个素人弹了一段钢琴,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学一些技艺,只要带上兴趣,做点尝试,在别人眼里假装成功了,便会在乐趣中获得鼓励,由假入真,由浅入深,没准也能登堂入室。无独有偶,前不久有朋友向我推荐《如何假装懂音乐》,这是一本幽默版流行音乐简史,图文并茂,快速浏览后,即刻建立风格认知,原本五音不全的朋友突然间满嘴的“和声”“和弦”“音阶”“调式”……“假装”成了值得一试的通往成功之捷径。

前段时间,某地开了一家“假装上班”公司,写字楼环境与真实办公室无异,独立工位,茶水咖啡,还有前台接待和会议室,每天30元,有一个独立工位和一份上班的仪式感。这里坐着的,有正经历失业阵痛的中年人,有在创业失败废墟旁徘徊的逐梦者,有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。他们清晨准时打卡,端坐于工位前。有人将其比喻为“明修栈道”,而背后暗度的“陈仓”,则是对抗无奈的避风港。不少假装上班者坚持规律作息,坚持学习,在这里投简历、做方案、剪视频,同时结识同处境伙伴,彼此交换资源、内推机会、创业合作等,积蓄着重返真实世界的力量。欧文·戈夫曼的“拟剧论”指出了社会角色扮演的普遍性,而这里的“假装”现象则更进一步:它不仅是扮演社会赋予的角色,更是个体在身处低谷时,主动为自己撰写剧本,搭建一条通向未来舞台的临时栈道。

回乡偶书

李永华

满身的乡愁,在这汪碧波里,不过是沧海一粟,被湖水温柔相拥,然后悄然化解。

回到街巷,鲁迅先生的画像墙前,年轻人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,隔着百年时光,与这位文坛巨匠进行着一场亲切的灵魂互动。不远处,越剧呀呀的唱腔与乌篷船上孩童清脆的笑声交织在一起,恍惚间,竟与幼时哥哥带我来此游玩的情景重合。眼前的一切,与几十年前,甚至千百年前,如此不同,却又如此相通。恍然惊觉:绍兴的山水足够辽阔,足以安放世间万千失意之人的点滴哀愁。我们这个民族,向来坚韧而沉静,一代又一代人,守着根,续着力,把日子过下去,把文脉传下去。正是这份无声的接续,让一切绵延不绝,生生不息。

轻响,似哽咽着,迎接我这迟归的故人。无人打理的鸡冠花失去了往日的规整,增添了野性,疯长着,枝丫向四面八方高扬,竟似带着几分无声的控诉。家中的水阀早已锈蚀,我执拗地拧了一次又一次,仿佛凭着几分蛮力,便能扭转那再也回不去的时间阀门。可时间最钝也最狠的一刀,是推开家门的瞬间——曾经笑着迎我归来的母亲,如今已化作墙上的一张薄薄的遗像。那一刻,连抬头望她一眼,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我强忍着泪水,为母亲燃上一炷香。不知照片里笑意温婉的她,会不会埋怨我,这一次,依旧没能笑着回应她的期盼。我起身,去探望散居在近处的哥哥姊伯。大家各自带着一身的往事、半生的牵挂,满腹的话语在心底几番辗转、沉淀,终究因沉重而坠了下去,只化作一句轻声的问候:“别来无恙吧。”辞别亲人,我走去离家不、远幼时常去的昂桑湖石桥,湖水依旧辽阔宁静,一如往昔。我那

“弯转”的虾趣

曹伟明

AI时代,龙虾也能出圈,人工智能养龙虾引发一波关注。在我的印象中,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水乡的饮食文化也与鱼虾密不可分。

江南的河虾总是灵动的,也是机智的。难怪这呈半透明状青绿色的青壳虾,在齐白石老人的画作中,用墨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回想我小时候,生活在“开门见河、出门上桥”的水乡,也与青虾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时,最刺激的娱乐活动就是逗虾、钓虾和捉虾。常常是到河滩头捉虾玩,上桥畔甩用大头针弯曲的钩子,装上米粒和蚯蚓钓河虾。河虾天生便是一位游泳“模子”,它拥有扇形的虾尾,片状的腹足,又有一长排在水中划动的腹肢,两只长臂虾蟹能够扫清水草等障碍。在水中游动时,它还会弓起身子,借助天生的虾尾,产生反弹力,轻快而敏捷地在水中跳跃。

后来,外婆教会我用虾笼捕虾——虾笼上口大、下口小,河虾易进难出,在虾笼里的小口瓶中放入饵料,到河埠头用尼龙线系好投入水中。在河虾繁殖季节,一个下午或整个晚上下来,可以守候待免般捕到好多河虾。这一招捉虾,比钓虾成效明显。人的智慧总能胜过河虾,河虾们总是乐此不疲,前赴后继,很难抵挡对饵食的诱惑。



我总是满载而归,外婆见了也总是笑眯眯地夸奖我。我会把河虾放在水盆中,看它们在水中游弋。依我观察,青虾是世界中的“懒汉”。它们不像鱼儿那般,在水中窜来窜去地游耍,而是稳如泰山地趴在盆底,有时张开双钳,悠悠游上一段,踱一下方步,便又静静地趴着养精蓄锐,让看的人没了兴趣。百无聊赖的我就玩逗虾的游戏,用一根筷子搅动着水盆,把青虾激得一弹一弹地逃遁,不少还弹出了水面。外婆生怕活蹦乱跳的虾被我玩死,便着手烧虾。经过外婆烹煮的河虾,油光透亮,每一只都蜷曲得很紧。我剥去壳扔进嘴里,唇舌间顿时弥漫着阵阵鲜味。这鲜味是纯真的,鲜香中还带有津津的甜意。咬嚼时,河虾肉质滑溜而有弹性,简直让我停不下筷子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到青浦商榻地区的水乡采风,发现那里的妇女总是相聚在农村的客堂间,一边喝着阿婆茶,一边做着家务,搞起了家庭副业。每当初夏,商榻镇上,沿街铺满了活蹦乱跳的河虾。当地人称河虾为“弯转”,因为河虾煮熟后,身体会蜷曲弓起,想来这便是出典。懂得美食的人都知道,此时的河虾最肥美,膏实籽满,吃口最好,是招待贵客的佳肴,十分珍贵。相传北宋年间,湖北襄阳出生的米芾调来青龙镇当镇监。一次,他到淀山湖一带治水,当地百姓为犒劳这位文人官员,奉上水乡特色菜肴“油爆虾”,吃得他眉飞色舞,赞不绝口,忙问“这叫什么菜?”当地百姓告诉他,这是“弯转”。回到青龙镇衙,米芾难忘这道佳肴,但一时记不起名称,说要吃“转弯”的水产。幸好那天的随从一听就知道,米芾是把“弯转”说成了“转弯”。此后,米芾一有机会便要求厨师烹饪本地地产的河虾,给他以舌尖上的享受。

江南水乡,寻常人家在食虾季节,总会过把口瘾,烧制浓油赤酱的油爆

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,有两处涉及明朝男子所戴网巾的问题,读来饶有趣味。《滇游日记四》崇祯十一年(1638)十月二十六日日记:“见右崖有石刻一方,外为棘刺结成窠网,遥不能见。余计不能去,竟践而入之,巾履俱为钩卸,又以布缚头护网,始得读之。”所谓“护网”何说?有译本译末两句作:“又用布包住头护着那网状的荆棘,这才得以读碑文。”令读者暗生疑窦的是,“用布包住头”与“护着那网状的荆棘”有何逻辑关联?如此译文,实在令人费解。其实,前后出现的两处“网”并不同,后“网”所指乃是明朝男子头上用以束发的网巾,并非前文用于比喻义的“窠网”。《粤西游日记三》崇祯十年(1637)十二月初五日日记:“土酋、土官多戴毡帽,惟外州人寓彼者,束发以网,而酋与官俱无焉。”可见有明一代,除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男子(包括上层土司与下层百姓)之外,汉族男子无论贵贱皆有戴网巾的习俗。

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一四记述:“太祖一日微行,至神乐观,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,问曰:‘此何物也?’对曰:‘网巾,用以裹头,则万发俱齐。’明日,有旨召道士,命为道官,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,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。”网巾,就是以丝结成的网状头巾,用以束发。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,在神乐观见道士以茧丝网结网巾,其式略似渔网。因以颁行全国。上有总绳拴系,名曰“一统山河”;结发之宗,窄不过二寸,名曰“懒收网”。于是上至贵官,下至生员吏隶,冠下皆著网巾。无疑,正是这“一统山河”名号终于搔到帝王的痒处。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卷二《乃服》中“调丝”“腰巾”两道工序皆绘有织工图,其头上戴着覆盖至前额的网巾清晰可见,堪称有图为证。

清初被康熙帝冤杀的戴名世,曾撰有散文《画网巾先生传》,文中记述明末福建一位以明遗民自居且坚持不剃发的读书人,他与二仆被清军逮捕,并被粗暴地扯去网巾——“先生既失网巾,盥栉毕,谓二仆曰:‘衣冠者,历代各有定制,至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也。今吾遭国破即死,诿可忘祖制乎!汝曹取笔墨来,为我画网巾额上。’于是二仆为先生画网巾,画已,乃加冠,二仆亦互相画也,日以为常。”主仆三人就这样每天坚持画网巾不辍,直至赴死。

细读《徐霞客游记》,兴味无穷。

虾、原汁原味的盐水虾、活色生香的白酒醉虾等。我外婆还会烧虾子,小火焙干,制成虾子酱,作为菜与汤的浇头,营造出别样的风味和魔力。

水乡河虾,还有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名字——“美丽的长臂虾”。它们生前无滴血,死后一身红,不论大小、雌雄,一煮即红,那是它们身上天然抗氧化剂、虾青素释放的结果。在AI时代,我欣赏河虾,也期盼AI龙虾(Open Claw)更好地为人类服务,开创“科技+生活”的美好图景。



水乡小镇(中国画) 许政泓